

震川文集

冊六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宋其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穀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于大政非女后之美然
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
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
美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論曰以在祖之賢而閭閻得肆其奸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
美夫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尙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論曰慈聖曹皇后臨政時實事如此且論其政事之得失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
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始是安石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

脫珥之風夫豈獨異冠幘佐御饌而已

論曰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皇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閭閻而偏徇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羣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土歲童衣黃袍銜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論曰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闈夫月則明矣其如日之晦何

論曰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

方張邦昌苗傳逆亂之會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疾生智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鉤牽衣者竟何如哉

章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章太后傳然能修閭膳之禮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章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

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己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閹呂乘其閒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絲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己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論曰不惠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忘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額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黃縑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算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己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

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

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
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差滅無賞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陽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獎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

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聞與鉛山費棼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詆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函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褊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略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

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詬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乂安爲獸魚驚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

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攜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曖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苟子度己以繩接人則用繼莊周達之入于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

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脩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潯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潯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諧方躊躇間岸上鼓槳槳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潯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略無芥蒂于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

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閩門廿七日行二子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二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亨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于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卽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亨聯舟行宿孟城初二日寶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亨兩